

上巳节的“文艺属性”

楼世宇

再过几天，就是三月初三上巳节了。

这是一个欢乐祥和的节日。春风骀荡，阳光明媚，人们结伴出行，春游踏青，或沐浴畔浴，或曲水流觞。在郊外微微湿润的空气里，舒活舒活筋骨，抖撒抖擞精神。

从古至今，凡风雅之事总会被记录下来，文字、绘画、书法、歌咏等，不同门类的文艺家各显其能，以上巳节为内容的作品数不胜数，灿若繁星。

可以说，上巳是一个特别容易催生“文艺精品”的节日。

东晋永和九年（353年）三月初三，王羲之、谢安、孙绰、支遁等四十余人，在会稽山阴之兰亭举行了一场中国文化史上著名的雅集。酒酣耳热之际，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横空出世。

可惜的是，自唐太宗去世，《兰亭序》真迹便从此“茧纸藏昭陵，千载不复见”。所幸历代有众多摹本留下，让后人得以继续领略一代书圣的神韵。对宁波人来说，更为幸运的是，唐代冯承素在贞观年间奉旨摹写王羲之真迹的刻本，即被称为“神龙本”的《兰亭序》，现藏于宁波天一阁，是所有摹本中最具代表性的版本。

上巳节催生的“文艺精品”，远不止《兰亭序》。

盛唐天宝十一年（752年）上巳日，长安曲江水边，“可怜光彩生门户”的杨氏兄弟姊妹纵马踏春。此情此景，促成了诗圣杜甫的《丽人行》。“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一幅文字版《丽人行》跃然纸上。

除了杜甫，为上巳节写过诗的

诗人，名字可以列出一长串：王勃、王维、卢纶、崔颢、孟浩然、白居易、元稹、欧阳修、苏轼、杨万里、陆游、高启、何景明、袁宏道……

有道是，“宣物莫大于言，存形莫善于画”。大概是觉得杜甫的文字还不够“形象”，同时代的画家张萱以此为依据，画下了千古佳构《虢国夫人游春图》，也使得杨家姊妹这次不同寻常的踏春“有图有真相”。

张萱，生卒不详，京兆长安人，唐代“绮罗人物”的开创者。画史上称他“工仕女、贵公子、鞍马屏障”，并对亭台、林木、花鸟“皆穷其妙”。这是一个追求完美的画家，所以“慢工出细活”，仅到了北宋，《宣和画谱》中著录的张萱绘画也不过四十七幅。后人写的绘画史上，提及张萱的代表作，通常只有描绘唐代贵妇人闲适生活的《捣练图》和这幅《虢国夫人游春图》。不过，现代收藏家、鉴定家张珩（字葱玉）还曾收藏过张萱的另一幅人物画《唐后行从图》（一说是宋摹本），记录的是武则天的出行阵仗，可惜此画后来流落海外。2013年6月，该画出现在欧洲的一次拍卖会上，虽然拍出了约合4000万元人民币的不菲价格，但业界无不认为买家捡了一个“大漏”。

毕竟张萱生活的年代距今过去了1200多年，《虢国夫人游春图》原作早已湮灭。现存的这件作品，是宋徽宗赵佶的摹本，绢本设色，收藏于辽宁省博物馆。去年在宁波美术馆举行的“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系’成果展·宁波特展”上，宋徽宗摹本的出版打样稿曾经展出。值得一提的是，这件作品的收藏印中，还有一颗南宋丞

相、宁波人史弥远的朱文葫芦印“绍勋”，由此可见，该画曾经流入四明史氏之手。

作为中国美术史上的旷世名作，《虢国夫人游春图》的另一个贡献就是“带火”了一个人——虢国夫人，以至于《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和宋人笔记、元明诗词、清代戏曲都在诉说着她的故事。种种文本绵延千年而不绝，就在一年多前，北京大学的李志生博士还出版了一本名为《唐虢国夫人：文本与日常生活》的研究专著。

虢国夫人杨玉瑶，是杨贵妃（玉环）的三姐。有才貌，早年嫁裴氏为妻，生有一子。丈夫死后，杨贵妃请求玄宗接三姐入京，后受封为虢国夫人，生活奢侈挥霍。安史之乱爆发，虢国夫人与子女一同逃奔陈仓（今陕西宝鸡），遭追杀。穷途末路，结果被抓入狱，不久死去。

有趣的是，历代对虢国夫人的评价大相径庭。在唐代文本中，她是导致安史之乱的罪人之一；在有着理学背景的宋代士人眼里，她被斥责为不守家道的外戚、不守妇道的女人。然而进入元明清，则画风一变，她被推崇为“花仙”，不施粉黛、天姿国色、倾城倾国，还被比为海棠、红梅、牡丹、梨花、白莲花、木芙蓉……成为天真无邪、幽独高洁、清芳自守的化身。

在厘清了人物背景后，我们再回看这幅宋徽宗的《虢国夫人游春图》摹本。画中参加这场春游的共计九人（其中一个小孩），主要人物位于画之中后部，右下方占据C位的便是主角虢国夫人，体态丰腴，神情自若。同样乘着雄健骠马，侧面侧向虢国夫人的，是她的大

姐韩国夫人，丰姿绰约。

整幅画不着背景，只以湿笔点出斑斑草色，提示画中季节；突出人物，意境空濛清新。用线纤细，圆润秀劲中透着主要人物的妩媚。设色典雅富丽，具装饰意味，格调活泼明快。画面上洋溢着雍容、自信、乐观的盛唐风貌。

除了宋徽宗，向杜甫《丽人行》和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致敬的，是杨氏家族一行人夜间出外巡游的奢华场面。画家用泼墨写意的浓密柳荫作背景，安排了五组37个人物，杨氏姐妹虢国夫人、秦国夫人也在其中，作为配角，更陪衬出绝代丽人杨玉环的光环。整幅画面色彩对比鲜明，穿插变化有致，有强烈的舞台效果。由于它是傅抱石作品中唯一的长卷，被认为是美术史上的经典之作，一直为藏家瞩目。

1996年，该画在香港苏富比拍卖，以1078万元的天价成交，创造了当时中国画拍卖价格的纪录。

上巳节的“文艺属性”还在继续。就在今年的央视春晚上，一首叫《上春山》的歌曲被唱响，“二月天杨柳醉春烟，三月三来山青草漫漫……”歌词真诚，旋律悠扬。这首歌唱的是贵州三月初三，当地人登高赏春的习俗。词作者玉镯儿说，她希望借这首歌与大家相约，春天去看祖国的大好河山，也希望大家从歌曲中感受到春天的问候和祝福。

春意正盎然，那么我们相约，三月三这天，一起踏沙滩，上春山！



灼灼其华

胡龙召 撰

想起徐迪辉，眼前是他温和的笑容。

在余姚朗霞街道广电站的办公室，书桌上的墨水瓶蒙着灰尘，开着的电脑屏幕壁纸不断闪过名山大川的美好风光。窗外是蓝天白云，新式民宅和传统老屋相映，远处的329国道车来车往，能听到嘹亮的鸣笛声。此时，鞋沾着泥巴的迪辉出现在办公室，爽朗地说欢迎你！然后沏茶。坐下喝茶时，他告诉我，刚从朗霞街道新村八字桥自然村101岁的干彩玉家里回来，然后向我展示他拍下老人穿针引线的照片。

后来，这篇配图的《百岁老太干彩玉的快乐生活》的通讯，发表在《宁波日报》都市新闻版上。

我认识迪辉近20年，他在基层工作多年，年近四十调入朗霞街道广电站，也是宁波日报的通讯员。在朗霞，迪辉是名人，新南王、赵家、干家路、杨家、邵巷、西塘等十多个远离街道的村庄，都留下他的足迹和电动自行车的喇叭声。他用朴实的文字记录乡村从贫困到富裕的变迁。

在广电站当记者，迪辉身体力行“五勤”即眼勤、脑勤、嘴勤、手动、腿勤，每天抽出时间下乡村，用镜头和笔墨的暖色去勾勒乡村真实的画面，弘扬正能量的通讯报道屡屡见诸各类媒体。迪辉也把

怀念一个好人

和风

温情倾注在踏访发现的贫困家庭，遇到丈夫早年去世、留下一个瘫痪儿子的贫困户俞爱花，便经常带着油米菜等日常生活用品，力所能及地关心她和她的儿子，俞爱花感激于心露出久违的笑容。

迪辉向往悠闲的田园生活，他翻地除草种菜，还在院子里栽种杜鹃、月季。2016年，迪辉退休了。年轻时喜欢舞文弄墨的欲念，在迪辉的心中像杜鹃花一样盛开，他积极参加街道组织的各项活动。宁波市文明办发起“文明宁波”童谣比赛，他代表朗霞街道文联参与，并摘取二等奖。沉醉在公益事业中的他，就像一条负荷过重的渡船，浑然不觉透支的是自己的精力。三年前，他被查出直肠癌，经过治疗，病情有所缓和。养病期间，作为杨家村的文化宣传顾问，迪辉仍默默关注杨家村，在微信朋友圈等宣传杨家村传统文化。其实，他的强颜欢笑是在艰难地和疾病较量，他不愿家人、好友和同事分担他的痛苦。有一次，他参加一场葬礼，看到亲人的遗体被火化，

就对大家宣布：“我的视力1.5，烧了可惜，我想给他人带去光明，用别人的眼睛继续看这个多彩的世界。”

去年上半年，迪辉的微信朋友圈不太更新，而以前他常发在街道、村里参加公益活动的照片。那时，我还不知道他重病在身，在微信上问他碰到啥事，他就发个握手或者问好的表情。直到去年6月底，他才告诉我脊椎做手术不理想，造成下肢瘫痪，卧床度日，却不提直肠癌一事。我想去探望，他婉拒。我想，他不愿朋友们担忧。

今年2月17日上午，我查微信，发现迪辉自从去年中秋节后再没有回复过我的短信，这让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后来，通过余姚朋友，我才知道迪辉已于2月10日晚8时许离世，卒年69岁。得到这个消息，我的眼前不时出现他浅笑的温和形象。

迪辉的女儿小徐告诉我，父亲生前对疾病、死亡看得淡若烟云。父亲认为国家培养了他，他一定要把遗体捐献给国家。首次手术后，

他就萌生了捐献眼角膜和遗体的念头。

迪辉的家人和亲友起初感到惊讶，不支持他的这个决定。小徐回忆，父亲骨子里有点倔，他认定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就一定要做。尽管那段时间经历了大小4次手术，并辗转于多家康复医院，始终没有动摇捐献角膜和遗体的决心，甚至还做起亲友们的思想工作。

去年4月，躺在病床上的迪辉瞒着所有亲友和当地红十字会取得联系，希望工作人员上门办理相关手续。父亲的坚持和崇高，打动了女儿，小徐含泪在《遗体（组织）捐献登记志愿书》捐献者执行人一栏上签了字。

2月10日深夜，小徐遵照父亲的遗愿，第一时间联系了余姚市红十字会和宁波大学医学部。在举行完遗体告别仪式后，家人和亲戚们含泪告别了迪辉的遗体。

迪辉平凡生命最后的闪光，是为需要的人们，带去光明的世界。他成为余姚市第30例捐献角膜、第26例捐献遗体的志愿者。他像萤火虫一样发光发热到最后一刻的无私大爱精神，感人肺腑。3月15日，当家人和亲戚们再次祭奠迪辉时，一位步履蹒跚、年过八旬的老婆婆前来致敬，哽咽着说：“迪辉你是一个大好人，我命爱花一直惦记着你当初帮助我家的这份大恩！”

桃花相映

李广华

桃花盛开的季节，有朋友相约，去观赏桃花。以前还不觉，近几年这种雅兴逐步多起来。

其实不只是桃花，应时的油菜花、玉兰花、杏花，以及不知名的花朵，树上地里，都会挤在这个季节开放，一天看下来准能让人眼“花”。

像是为了避开热门时间，专门烘托桃花似的，油菜花很自觉，开得略微早些。寻得集中连片的种植地，一眼望去，黄色调的油菜花随着山势，以及梯田的起伏，连绵成片，又错落有致，把个山峦涂染出了层次。

若单株欣赏，油菜花似乎并不占什么优势，细瘦单薄，花朵也不多，不比牡丹的富贵，月季的多姿，兰草的典雅。但聚集成片后，便有了另一番景象，合力与张扬碰在一起，气势就有了。倚着春风的抚慰，花朵在展示着生命中最亮丽的乐章。那该是它最骄傲的时刻，等到结籽，再榨出油来，恐怕再没人去回味它当初的娇艳了。

回到桃花。你若是找对地方，最好是看成片的。桃树并不高大，树冠有点像倒撑着的伞，人站树前，花与人几乎同样的高度，若以花朵为背景，刚好适合拍照，这样的人就会笑在丛中了。

古代诗人爱描写桃花，美妙的诗句，数不胜数，令人津津乐道的有一首，读多少遍也觉得乏味，其意味久久弥漫，成为我们欣赏桃花的最高境界。我曾经很幼稚地抄录下来，装在衣服兜里，有空时拿出来看看，咂咂滋味，感觉比默念或者背诵，更接近古人。如今，抄诗的纸早已泛黄，折叠的边际，破损断裂，而诗的寓意，仿佛还没有真正读懂。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唐·崔护《题都城南庄》

这首诗，稍爱好古典诗文的人并不陌生，她吊足了多少文人雅士的胃口，又演绎出数不清的戏曲故事，说得有鼻子有眼的。有学者认为，是先有诗，故事是后人编造的。崔护本一书生，他是如何创作这首诗的，恐怕无人能说清楚，但他留给我们的这个美好故事，是实实在在的。如果说他个人在赏花过程中留下过什么遗憾，那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诗的美好情节、优美意境，留给我们无限的遐想。

桃园茅草屋中姣好面容的女子，不仅打动崔护，还感染着他那个时代的人们，以及千年之后的我们。那个娇美女子是谁？她究竟有多美？一句“人面桃花相映红”，让我们遐想了千年。诗中的一个“红”字，不仅表现出颜色，更饱含着美丽、健康和羞涩，与桃花一样相互“映照”，把美映入了心灵。而人去之后，再无法相见，遗

憾之中只能把桃花誉为女子，给桃花赋予情感，那笑春风的“桃花”，仿佛就是去年相见的女子。

千年后，春风仍在吹拂，吟诵诗篇，在替崔书生遗憾的同时，也在为我们能领略这美好的故事而欣慰。芸芸众生，纷纷絮絮，在今日匆忙的身影中，有没有像桃花一样的“人面”流过呢？“桃花”是不是也在“笑”我们呢？春风吹起，你我收获了什么？只有春风才知道。

桃花，在古代的诗文里常常被喻为美好，所以流传下来一系列与桃花有关的称谓：世外桃源、桃花潭、桃花岛、桃花坞、桃花源等，让人能联想到仙境般的境地。桃花与美好联系在一起，成为一种象征。很少听到有人用桃花去形容什么不好的事物，甚至男女心灵有了碰撞，有了意想不到的惊喜，也被形容交了桃花运。

在民国时期，瓷器中有一个种类叫“桃花美女”，是景德镇制瓷业中，既打破传统，又有继承味道，让人看了赏心悦目的图式。常常是一两个美女，倚在桃树前，翻书阅读，身旁的坐墩、桌凳、石头等道具只是装点，盛开的桃树和朱红的小口仿佛才是主角，它打破了传统的缠枝花卉固有的图案，有了以仕女人物为中心的场景画面，柔美娇柔，又不失文雅，给人留下想象的空間。

一次逛摊时，偶遇一盏“清代紫砂桃花大盏灯”。从工艺看，制作大气，灯盏和底座的拉坯相当规范。让我好生奇怪的是，整个紫砂灯以素雅示人，偏偏在灯柱上彩绘一朵盛开的桃花。无枝无干的花朵，色彩艳丽，几瓣花蕊开得齐整，在花朵的外围，寥寥几笔勾勒出几片绿叶，相互衬托，点缀得体。在略显沉闷的紫色中，配以粉色桃花、绿色树叶，可以看出绘画者的功力，单调的灯盏霎时也精神起来。

“一点无多小似萤，虚堂夜静灭还明；若叫安顿无风处，犹可从容到五更。”灯柱上画朵桃花为何用意？灯火除了照明功能外，容易让人引发联想。自古文人墨客，对灯火的描写浩如烟海，难道这还不够，还要用桃花来点缀吗？一朵桃花，让这盏现实的灯变得浪漫起来，想必使用者也会在这桃花灯下，展开“人面不知何处去”的遐想吧。

如果说油菜花好比一幅水墨画，以成片聚集取胜，具有写意的韵味；那么桃花就是明暗有别的油画，它强调细节和层次，仅一朵就足以打动人心。

眼下，桃花正在怒放，成群结队的人前来观赏，或拍照或嬉戏，他们是否也曾遇到过像桃花一样的“人面”呢？在温婉的笑容里，有多少人，让桃花笑过呢？对此，恐怕每个人心中装着不同的答案。

春夜喜雨(组诗)

方其军

听戏

梅花的香，盈于晨雾
随同若隐若现的，是蝶舞翩跹的蝴蝶
粉翅鼓起的微风
清澈一孔山泉，袅袅一缕炊烟
不过一刻钟的一折行程
可以是满山草木的全部绯闻
那个假借返乡的人
在某个瞬间，统治了运河两岸的春秋岁月
布莱希特的卫星无法遥感江南的桃花
对于“私订终身后花园，落魄书生中状元”
显得陌生。或是糯滋滋的一声“梁兄”
晨昏的山水只剩温柔

老友来访

窗外，有一棵粗壮的樟树
翠绿、鲜绿的叶片，与枯枝、新芽相间
时不时会有八哥、鸽子或是画眉栖息
我鄙视它们，看得清风吹动羽毛
我起身、落座，它们不会惊飞
倒是无意间，翅膀倏忽惊了我的余光
隔壁的古琴硕士，抚练
《汉宫秋月》或《雪山春晓》。突

然中断
她敲了敲门，探身问：会不会搅扰您？

我正等老友来访。说来看我的新环境
前些日子还同在两公里外的19楼办公
却像是三十年没见了
刚传出岗位变动消息时，他叹了口气
幽幽地说：往后没法想见就见了。
我一时沉默，略感苦涩。那会儿
俯瞰飞鸟
料想它们或其中一只，总会落在某棵树上
这会儿觉得，很可能就是一棵樟树
可时时时续听一曲《高山流水》

春夜喜雨

隔着厚重的窗帘，我听到雨声
我知道，这是唐代的云深溱溱
仿佛某位师尊，偶经县城
登门约我夜宵，饮一坛佳酿

料想，万顷夜色千钧霓虹
自是上好的下酒菜
可我一杯敬贵客，一杯敬白壁
一杯复一杯，已将自己灌醉
白鹭像隐居的闪电
在江岸的梧桐吹灭蜡烛，遵守
作为渔夫的作息
终究如不败的昙花馨香